



匡正錄

全

15

12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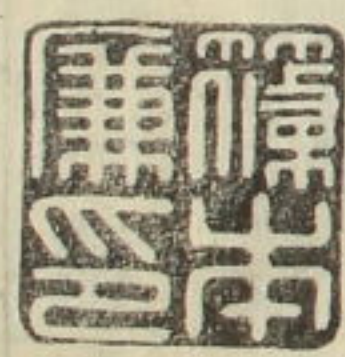
刻匡正錄序
金峨先生匡正錄一卷嚮者
余受而卒業其所謂伊藤氏
贅疣德夫屋上架屋者豈不
其然乎顧亦皆不得已耳而
近日學者孟浪愈張體製稱

謂舊弊尙存乃亦憂後生者
之所不得已 是作之所以起
也若乃遠指流弊所淵源明
告來學所趣向可謂察諸育
膏而下之藥石也學者其不
欽念哉今茲余以護衛處于

平安從事豫暇三復校讐謹
刻諸梓以廣先生憂後生之
意云

安永丙申之歲秋七月

新齋篠本廉謹識



余少時閱刊謬正俗并非於先師熊峰川
先生所童子何知忽忽過目不記諸心矣
近者就平士觀借其所藏之書縱探厨中
則二書存焉因持歸讀之竊不自量效其
所爲聊錄所見未滿二旬得四十有餘條

金峨先生匡正錄

門人 篠本廉子溫 校

蓋伊藤氏在平當時既自爲贅疣世或議德夫屋上架屋況今距乎此七八十年無復可言然其可正者不在於彼而在於此也及還二書於平氏并與贈此亦使士觀一論之耳豈敢眎之大方乎安永乙未夏六月朔金峨井純卿

當今學者之患無甚於雷同蓋世所稱某某受學於某某其高第弟子也或善詞章或精經藝每其言一出衆無不歛衽者要之非有所見

唯因人以言之耳甚至於指擿其謬而語之猶不肯信之則以爲彼無一不是天下言者皆非也夫欲論詞章邪則知時之汚隆與世之好尚等古今以立準於已然然後始可言其佳惡也不然奉一家之言以爲三尺以此律人則凡不與此同者皆不善詞章也皆不精經藝也蓋不思之甚已故學者勿如常人然常人有亨貓召其友以爲兔羹者既飽而聞其貓也據地而吐之盡瀉其食是未始知其

味者也。段使之知味，則捨貓取兔，捨兔取貓，亦從其所好。何必待人，然後食之乎？

學問之道，有同好而否者，有異趣而佳者。世人阿黨，唯稱其同於己者，不同於己者，則沒而不說焉。甚至曰：彼譽我矣，我亦惡不稱彼；彼毀我矣，我亦惡不議彼。是風一蕩，浮薄日成。如市井亡賴，瞋目攘臂，喜罵詈人，爲士者宜愧之耳。龜山、松崎君脩，獨能立乎流俗之表，不挾同異於胷中，可以爲難矣。古云：好而知

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豈不然乎？

荀子曰：青出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故弟子未嘗不賢於師也。近世學者，受業於人，及其既成，則沒而不言，自謂無師承。物氏少，寓于南總，獨學而無師友，是或然也。豈可人人而如是乎？其矜材傲物，猶可言也。至於誣其師德，以爲己功，則在三之義，既有所闕，謂之匪人，亦可耳。

孟子性善，荀子性惡，降至乎程朱陸王及

我伊物雖不必合於古要亦各有得於已由
是以立其說矣近世諸老動輒云我不傍人
門牆而趨也因質其所以爲學則不取正於
一家隨所有箋註以說其章句而已其自以
爲不因人者非別有所見也如是然後可以
爲有得則天下讀書者皆有得也蓋其人無
特操而猶恥奉一師之說又欲裁集衆善以
成其說則不能自斷取捨之因循支吾苟安
於小成輕蔑先賢欺誑後生要之不善學之

過也

自物氏學行學者自處大高五尺童子亦議先
賢而非能讀宋儒諸家書心實知其非也又
非能讀物氏書心實知其是也其自稱奉物
氏者亦唯不過目涉李王文抄且甘爲服之
奴隸耳是安在其爲物氏之學乎世言性理
者徒講小學近思錄而不知朱子爲何物豈
不類乎

世自喜者務毀先輩因以成己名而其人非有

所見則不能易其說以自定之徒就字句間
議其是非乃云仁齋某說原出於某書而少
易其字徂徠某說見于某書而不言其所出
然有既成而後見之不及改者有其說與已
意合直取用之者有暗合不知其所以然者
古人亦有之雖不無疵瑕要亦無害於爲二
先生也蜉蚬撼樹多見其不知量也若夫大
義所在雖字句間亦不可不議唯非是編所
關今不具及焉往往見乎余經解中

伊藤氏以君子待人物氏以英雄望人是教誨
之異其方矣近世又有一種師道遇子弟有
發難者乃云是猶不解何學之爲其自處大
峻使人不可得而近也夫古書多不可解者
豈能悉知之而無謬誤乎世儒或以是掩護
之而愚者不知乃尊信之以爲英雄豪傑不
亦非乎

伊藤氏首倡復古其在當時怪且疑者聒聒群
起未嘗與此校焉物氏繼作答之者益多今

觀其集所載與人論辨者一再往復人乃服之或執弟子之禮雖學力使然亦可以見當時學者猶未失淳實之風矣至于今日則心知其是而口恥稱之強掩我非不肯服善可謂弊習耳

凡著書者在於補前人不足正時俗謬誤方今學者苟徇流俗所好取其爲世所說者標釋坤註國字記之使人易讀而無有實用則是意荒矣所謂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也夫欲射

利得富邪則豈不有商賈之事乎要之不啻爲利亦欲并與其名而收之也鄙夫無厭誠可憎焉余常觀不學無術徒論錐刀之末建功於大平之時者比之學者大見其不迂耳

伊物二氏復古之說惠于後人功於聖門實莫大焉物氏則以文辭自任大聲壯語極辯和言誤人學者稍知離和訓而讀書誠先生之賜也當時梓行之書削去國字附註雖有村

學究亦恥爲所謂諺解俚語可謂盛矣物氏卒于享保中五十年于今其門人復附註國字而刻遺書於是書賈閭師求利貪名相競著書比年以來東西書肆歲刻國字註解不暇指數無一裨於學者良可慨嘆

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又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又曰揚名後世以顯父母是德成名至聖人之道也世或不以其道得之所以有惡於名也後生輩苟

無斯念邪則解惰之心生焉大躁則亦壞心術傳芳流臭不能擇之豈可不戒乎夫不獲志者不能行之時必藉之以傳之後立言不朽古之道也如近學者自謂詩則開元天寶文則左氏司馬子長視其所爲不足爲明人奴隸其頗佳者斷前歇後掇句裁字絢爛可觀無復實語及俗尚一變則覆轍之不暇猶何不朽之問斯謂之無用之學勞而無功也若夫經義則各有所見雖不無短長亦不得

不並存而論之何則識無古今故也蓋德行文學皆出於經義人人所知而不能勉焉唯以今人所喜稱大業盛事亦無過於此者學者思焉

東京以上文體不多學者立一家言或史或子唯心所欲降此以往有錄平日所爲詩文於是乎諸家集始出焉有取於文辭者有取於詩賦者又有崇其識而傳之者大抵皆信其人者之所爲適有自集錄序以刻之要之以

其所嗜故不忍泯棄之人情爲然何嫌之有今世學者頗知爲詩與文輒刻其集觀其序引則必曰師之所不許而弟子竊刻之既成然後告之又曰奚以斯區區者爲門人強請之又曰平日不留稿散逸大半諸集一律若出於同口殊爲可笑

近年梓行諸家集彼善於此則亦有之要之五十步百步耳此編竊以正俗自命之因舉其尤者一二而指擿訛漏以見作文法夫議人

之非不如自學之精也徒以此啓少年輕薄之心且爲怨府吾則不爲之遂棄而不錄服子遷亦一名家矣及其晚年愈益渾化唯其自處優游以材自勝故覺其靡麗近乎弱耳然知其弱而故弱之是所以爲子遷也世俗尊崇不辨其所由至于今日則千篇一律愈似愈非殊致可厭焉且如其小督潮來則最爲得意後人效顰使觀者醜焉大抵不知取之於古而誦法於今則徇時俗而欲速成者

也是學者通弊也

物茂卿論語徵解八佾舞於庭曰八佾舞連讀世人佾下斷句非也是和讀之法雖則世人豈有佾下斷句者乎此老常以無和習自處而其言如此矣其擬家大連檄則守屋之死距乎崇峻時既五六年誤爲一時服子遷送人文以州爲國國史之言固既如是而以古封建之世立言則不當焉其他紕漏不必論之今人奉以爲金科玉條猶且如此況下焉

者乎

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巡諸侯國夫子
未嘗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
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
異人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
上下相持如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
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
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
之秋也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

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
各時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
然堂高數仞椽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
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
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
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
彼哉荀子曰志意脩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
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
小人役於物此之謂也斯三子者皆生於禮

樂崩壞之時以此制心因以說人勢之所使
然也而是唯語說人君之意非對人君而言
之也近世諸老應諸侯之招豫期之禮待有
曰苟不如是則我不敢見者夫不見則已唯
見而禮不至亦可以去之耳惡有先為之極
然後往者乎

余每為國君講業即略章句解其大意因及事
務切言施為之方聽之者或笑之云一如浮
屠說法焉足以解古言乎余乃獨謂人主好

學則可矣徒好之而不問其所以處則吹竽
彈瑟六博蹴鞠懷於宴安亦何擇焉大抵後
世之君如隋煬帝陳後主則華靡麗藻其所
為何如今世學者非以文雅風流導之則亦
句析章剖如學究之為抑何心乎

世俗頗有材晉者謂儒者為長物雖是不學所
使而儒者亦有罪也段使今學者從政邪則
吾恐不能賢於是輩也要之學不得其所由
徒觀古人成迹而不論其所以成之至臨事

之日則緩其所急而急其所緩務議更張終失於攪擾不然欲使人人明其明德亦不見施爲之宜也嗚呼學先王之道俗吏武人之不若豈不可愧之甚乎蓋用儒生誤事者余亦既見聞之其國俗至今不欲使子弟學是亦懲羹吹齏之類耳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祿仕亦一道已概乎議之者非也晉俗曠蕩加之釋氏之言或淪乎人心貴處賤出之風於是乎生焉今人怠惰

之習不知食其力乃有祿仕以奉其身者雖君子所不取苟不至失臣節則亦可恕焉自經義之不講學者以仕爲汚陽爲不欲陰自干之百方求之適得仕國及其將行則曰三聘三辭不得已然後強起又曰使其君北面而師事之又曰以竟內之事煩我果如其言邪則當見施設之宜而今也則無之豈不尸位乎然則其可愧者莫大焉不知輕重而言無倫大率如此弊俗夫噫

晉人徒得老子之粗以任達爲風流明王世貞
爲七傲士讚阮籍與老子伍薰蕕同器可謂
不知類已如籍則外託遺事內實取容其猶
穿窬之盜與今人讀劉氏世說徒欣是輩之
事而不知復有可取者習俗之弊可爲長嘆
息

論語所載長沮桀溺及狂接輿等雖不可知其
生平而無意乎斯世唯不欲自見而已豈如
後世曠蕩之徒乎晉人自以爲託而逃焉亂

頭養望沈湎惑溺可謂匪人耳我
邦學者不與世關係如贅疣然猶且效尤不
妄則愚矣余少時亦坐于此習數來清議自
今憶此慚悔殊甚夫改過聖人所訓自新亦
非不美也而千言萬語唯不如一無過耳學
者宜自省之

世妄庸之徒動輒議時事終至居下流而訕上
豈不慎乎大抵數百載之故薰陶漸漬之久
一旦得諸文辭不察其所以由不窮其所以

然以爲禮樂之治立可致也是學者之通弊也段使其有施爲之宜而言之則自有方也況無其具者乎孔子之與浴沂其謂之何世俗有集諸名流於其家及僧院酒廬分題賦詩命爲詩會夫詩興伐木易稱盍簪良朋相逢人生一樂吾亦何不願之乎唯爲主人者不必擇其賓賓亦不必論其主人泛請泛應或使人轉報其所識者則不招之客亦從至焉甚至於朱紫相亂王石並雜且長者不爲

教之少者亦不諳益如極言之則爲哺啜耳曲藝師使人縱觀其技爲名與利固其所也抑學者亦坐此習乎都下貧民死不能自葬者結數人爲社月各出錢儲爲葬備以其餘爲素食供僧念佛蓋有爲爾詩人會集不能勝此輩而上之豈不悲乎

朋友死無所歸孔子曰於我殯又曰朋友切切惻惻兄弟怡怡戴記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又曰交游之讐不同國秋官調人職曰主友

之讐_ハ眦_ハ從父兄弟鄭註爲大夫稱主之主夫
君與主稱呼之異耳豈於仕者有深淺乎主
友謂友之最親密而主其事者朋友道泛故
言主以別之極爲穩當矣今人不知取友之
道狎於杯酒之間相呼以爲知己在患難之
時則秦胡相視如無關係然匹夫有義氣者
猶且耻之至于學者則怙乎不省抑何心乎
近世少年浮靡爲習動蹈有過之地亦泛交
使然可不慎乎余嘗與滕子純論此意詳見

答問錄

都下一老儒死無子議立門人中年少者乃冒
其姓其老友有與余相識者嘗偕出行次要
余過其家意謂余有一日之長令彼相親以
博其知識年少色不說余亦知其難屈輒辭
去之後數年續其先業以待來學者有人持
其近體詩來示余聲律格調固所不論取方
俗所稱艸名不與華合者直以命題近復見
其所撰之文則倣世所爲唯知裁綴古辭而

不知其所以裁綴之文理不屬始無意義脩辭家舉以爲笑矣然刻石上木其徒傳播愈見自是之甚耳近時學者引徒結黨自處師道於是不能就人而正焉又不能研精覃思至其極徒集不如己者自高自矜殊不知人雖可欺而亦終無得於己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豈不然乎

文公家禮齊家寶要等書皆以己意斟酌古禮又稽之時宜而立其說雖曰不合於古亦出

於不得已之情也今世學者纔知讀書輒以禮樂爲口實觀其居喪祭先無一彷彿乎禮意又且厭棄俗間所爲其窮至於無慎終追遠之言豈可不畏乎伊藤原藏釋親考大宰德夫親族正名大益於世教余亦竊輯經典言喪服者別爲之箋釋因欲以便於蒙士嚮既起端壬辰之災悉爲烏有今有志焉而未之逮耳

余每惡世人與韓客唱酬以此自是焉嘗有對

友人問者其辭曰客有接韓人者謂井子曰韓之於文學固亦天性哉其航于海聘于我自對馬至于東都三千有餘里文人才子投刺唱酬應接之不暇咄嗟便辨至其館於都下俄頃之際通謁滿坐詩篇重叠筆語交發和彼應此多多益辨固既自若矣其詩之與文雖非大可觀焉而捷疾之甚我邦人士則不可當也此豈非科舉之習使之然邪世有高自標持耻與此伍者要之高尚

其外內實知捷之不可及遷延畏縮其心謂與進而取敗寧退而保之全此亦足以護醜耳吾子少有文名再遇韓使之聘不能一試其伎好吾子者必曰吾子不爲也惡吾子者亦必曰吾子不能也井子聞之憮然良久嘆曰嗚呼古文辭之弊一至于此也客曰如吾子所言所謂因樞爲恭實不能答也古文辭不與焉井子曰客徒知捷之不可及而不知其所以不可及此豈無科舉之所爲古文辭

實爲之禍矣。蓋當今脩辭家孰不曰我能爲左氏。我能爲司馬。而其所成亦唯不能過王李其下者。王李亦不能爲之。自安於小成。玩索物服諸家書。目未嘗一見王李全集。就此方刊本之所選。若抄僅窺萬分之一。因人雷同耳。吾觀古文辭家之於古書。或圈其言之奇。或抄其辭之麗。預備未然。乃謂此傳可以爲送彼人之序。彼賦可以爲遊此地之記矣。而不顧其體要何如。義理何如耳。故其流之

弊終有能發諸行文之際。不解其義。至不知左氏司馬子長實爲何物者。方構思之時。就其所圈且抄。考索其似焉者。斷前歇後。絕長補短。務艱澁其語。累字成句。積句成章。雖爛可觀乎。而文不活動。安能使人讀之而感焉乎。且無實長語。可以文之。而細微之事。且夕所用。不能資諸古。乃云何以文爲。此裨官家之物。已國字之文而足矣。古時誠無俗語細微之事。亦不在於所遺。古傳記所載。歷歷

可觀焉飛燕外傳能盡牀第之言無復餘蘊
固爲後世外史家之祖矣而非有的了囉哩
也王弼州曰子長不絕矣其書絕矣豈此之
謂乎況我
邦文章家人姓地名從意所適而恣脩之強
彷彿乎華人然後始以爲文成以爲快於心
則何言不能古乎何事不能記乎夫滄溟不
用俗語弼州則往往取焉唯有其傳之與不
傳之異耳雖滄溟乎其不雅且古者安能嘿

而已乎豈有國字給之便乎當今脩辭家何
不解事之甚也至其與韓客對筆以代舌議
論鋒生則左國史漢多不可致滄溟弼州亦
無書於其人之側偶發其所記亦不能安於
其人之心口欲言而筆不能述之爽然自失
手無所下一生長技於是乎無用焉徒嘆其
捷不可及而恨

朝不設科舉之法此豈無科舉之所爲則習
世所謂古文辭之弊也每襲人成語不自創

造之失也不能文之者國字取給之罪也夫
文以言志段使能爲左氏司馬子長苟無益
於緩急何所用之有何況其不爲左氏司馬
子長者乎何況其不爲滄溟弇州者乎客亦
不見夫庸醫治疾乎標本未辨便施方藥方
藥則古方藥矣損益則自損益矣而不能治
其疾如不成用何今之脩辭讀書不似此伎
乎豈不可愧之甚乎豈不可爲長嘆息乎有
志之士則必不然也學者之大患在於名與

利而已有科舉之法以來天下人士皆競作
文而司舉者不必有識愛憎之情介於其心
不能公然取捨之其應舉者亦謂僅足以取
名利耳故趨時之所尚取媚時師英雄豪傑
生於其間不從事于斯如韓昌黎李滄溟者
來時譏謗無容於世無乃其心謂自甘受焉
而不枉從人情乎因此觀之科舉固可以勸
人而不足益乎人之學後之不及古卑卑日
降多坐此習軌範正宗豈足以爲作文之法

乎吾故謂我

邦幸無科舉客則謂不幸不能對策登第雖有知無知相校之至于此不亦冰炭相反乎夫習科舉者其所志固不在於大矣而非此則無可進用於時以顯其父母此可以少酬其志也我

邦學者之於韓人顧其爲心果且何如乎爲其衣冠異制望之儼然邪爲言語異宜筆語捷給邪抑以爲其文學賢於我邪以爲如

吳季子之於子產如舊相識因施名乎海外邪以貌取人古所不爲而韓之文學不勝于我久矣生施名乎海外者傳記所載比比有之皆致彼問不自我求之然則學者之所大欲可得而知焉不過誇不知者以其接異客因爲豪具釣名於一時已客之所爲必不出於是而亦盡客氣也此非吾遷延畏縮而客之好事或爲之累也雖然乎吾亦有所欲乎韓人者三如偷數日之間坐無雜賓對榻與

語則詳聞彼邦所以爲治文物制度所以然也其次則携手徜徉嘯詠平山水間因論土地人物之異也其次則經義相質冀使彼得覺性理之非古訓也唱和重叠則非吾志焉彼此有禁皆不可得之事也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嘆

昇平之化有所施及此吾分而已非不能也不爲也若夫身在國學其職之不可已者何咎之有過此以往皆爲名與利已客曰某雖

不敏豈不知所以立志乎

清鄭任鑰叙白石集爲琉球新君室高二氏謂琉球諱兩屬故不顯言是或然也世好事者請漢商在于崎者或託之以求彼摺紳先生文則知其不可得而佯應之勢不可已西歸之後倩人爲之譌張欺誣無所不至伊藤原藏所謂漢兒少信豈不然乎然其得之者喜以爲如得拱璧也甚矣世俗眩於名而不見其實也

余大惡應人求作壽詞嘗一爲川萬年之父作序有言曰鄙人學辭令始聞取妻者之言自以爲媚之惟患其無施有鄉人冠驟往語之曰聞子有客衆皆掩口而笑是知用其所習而不問其所處則無情乎衷也故無休戚乎我而漫然爲之是以人親試已技也

所惡於學者喜言華音矣六經以下諸子雜家及稗官小說無一不出於華則華音固益於學者是世俗之論耳凡世俗所爲皆眩於名

而暗於實譬之未嘗升山而論其險未嘗觀海而語其波言雖可聽豈不謬其實乎今世俗之人講論討習似則似矣而其所由不得其方實無宅於心驟聞其說輒爲此動愚亦已甚今且欲破其愚解其惑莫如以明段使世俗之言果是邪善華音者必當能剖析古言也而今則不矣必當善文也而今則不矣必當善詩也而今則不矣要之聲律倒置徒嚇不知者耳夫能讀古書參彼互此照以觀

此則事與辭可得而知也後世之詩則有四聲苟精覈其所在音雖不可知而可意會焉則施之於已而無一可疑猶何華音之假世適有頗嫺文辭旁言華音者徒以此緣飾其業耳非有得於華音而然也學者思諸

讀書必須發音唯假借音義捨彼取此亦心所欲始無一定之說今且言其一端衣服之衣平聲衣被之衣去聲既發平聲則不復發去聲或發去聲則不復發平聲近來坊間刻本

自京師來本音假音並發不擇不知何謂

穆天子傳漢武內傳飛燕外傳吳越春秋等書小說家鼻祖矣蓋小說出於稗官稗者細米之謂也王者欲知閭巷風俗細碎之言故立稗官以記之所以小說不可不存也其在于後世紀事之體全然最備無如水滸傳猶且壞人之心術世傳羅氏之後三世皆啞不可謂必無之其他艷史諸書媒慢猥雜使讀者羞諸史演義雖能盡時勢而暗於古者取信

于此其不誤人者殆希矣余少時大嗜之初
苦其難入專取水滸熟讀數遍觸類推此其
佗亦可得而解焉至其不可知則不强求之
乃置之闕如之例間或俗語著書無不可言
者於是恐其亂文體絕不復爲之近世諸生
或講及之有能解其不可解者非不精也而
其視之猶古書徒費精神亦復何益故讀小
說之法唯在於觀時俗在於知古今同異又
因以讀後世議論文字則不爲無裨矣世有

一種象胥之學徒奉近世漢商之言以爲金
科玉條欺已誣人亦可復憎焉

用世之學無如損軒白石者東厓博聞強記文
亦可觀大裨於學者可謂豪傑之士矣今人
涉獵群書徒爲豪具與夫三子者異左氏稱
子產爲博物豈知雜猥之謂乎

世讀史者徒取事之可悅與辭之藻麗而記之
於心又抄而錄之備異日錯辭之用問之以
時勢與制度茫乎無復識之是爲讀史乎要

之學不知所由加以明文裁綴之習耳不可不知也

余惡明文字裁句掇全無體要少年輩徒徇時好不斷棄之時時就而質焉余亦不深拒之益爲苦其艱澁由是以讀古書也世或視之猶經典乃云于鱗如此元美如此如尋古聖賢事迹然豈不亦無用之學乎

文章有體人人所知余觀近世諸老書畫跋語大覺其不簡潔雖無傷於文辭而不爲無疵

瑕今人之文奉物服二家爲金科玉條二家之集豈有冗長失體者乎亦不善學之過也取古人所輯錄書畫跋等書彼此相映則自知余言不過矣

擬古樂府不可作也自李于鱗擬議變化之說出剽掠蹈襲轉相放效其在乎當時既來人議近來詩集必以饒歌十八曲置之編首是爲章程如或無之則耳食之徒相謂爲體不具也於是作者亦各競爲之其義猶不可解

况聲律音聲乎唯求名之切不能絕念時好
往往如是要之無識之所致耳趨向由人勞
而少切實爲格言

聲詩之道既絕於漢不可得而知焉後人效而
賦之亦猶擬古樂府也然得情於我而發之
詩則尚可言也如擬古樂府則情之與事皆
非吾有也所以風雅可作而樂府不可擬也
山崎氏伊藤氏不截復姓而單行之大宰氏亦
從之可謂正也所謂玩弄變遷慢瀆其祖豈

不然乎雖然姓則彼姓矣彼單其復者自以
爲姓我從改之是亦近乎誣矣菅原爲菅大
江爲江及三耀統理平之類古既有例脩姓
亦爲吾

國俗何傷之有故紀事實錄之外應接稱呼
之間從彼所爲不必爲不可也如其自處則
人各有志吾亦惡乎定之

今人詩文地名官名必修而用之如官名則古
既有職原明人或以周官稱亦是此意大抵

後世病其不雅馴者不啻我邦爲然也王元美有言曰子長不絕矣其書絕矣故實錄之外贈酬之文間或有之不足深咎之要之國音國讀假借轉用照之其地之故而可以想見焉則猶之可矣甚至誦其文而不知爲何等地茫乎如游華胥氏之國則何紀事之爲

今人文章喜犯忌諱因以爲快者往往有之禮似不宜然至其稱呼不正則滔滔者皆是孔

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可不慎乎大宰德夫論世儒改年爲載以爲犯國家典章誠是矣然視其集中所載則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之類已

大宰德夫曰先生者父兄之稱也論語先生饌是已如曲禮或言先生或言君子或言長者先生謂父兄也君子謂有爵位者也長者謂佗人之長者也稱佗人曰先生者尊其人而以父兄待之也不必受業之師也如仲尼先

生程子子貢先生原憲孟子先生宋牼是已
若或其年相若則兩相先生如莊周所記孔
子之與柳下季相先生是已及戰國之時諸
侯封君呼游客處士爲先生者多矣不可枚
舉至如燕昭王之於郭隗則以國君而先生
其臣漢高帝之於陳平則以天子而先生其
臣唐高宗之於田游巖則以天子而先生處
士凡此皆人主自屈其尊而以父兄待其下
也尚矣哉今人乃於長者難言先生非受業

之師弗肯先生之亦異乎古人夫佛有天人
師之號故稱僧曰師今日吾人呼僧爲師者
寧皆其弟子哉亦尊其人而以天人師待之
耳今人乃不恥師浮屠而恥先生長者亦可
謂不知類也此習今猶然因表出焉

伊藤原臧曰一書有數人序則後人所撰當置
于舊序之先蓋隨編成次第自後追添耳今
或以後人序次于前人序之次者非也跋則
後人跋當次于後此習今猶然因表出焉

世以書爲生者自以爲書家人亦就稱之殊不知中華能手多出於文人韻士非專業也凡書家画家文章家賞鑒家屬皆自外人命之云爾今人胷中無識眼中無古輒欲以手腕得之豈不亦無術之至乎

世以書畫爲業者有冒其師之姓者有父子並二名而同其一字父以一字自稱子亦就單行之者又有襲稱父號者遂致父子不可別也其技之陋不亦宜乎

余性拙於畫而好畫山水讀書困倦時或一掃之經營之間如思詩然是爲一適及其既成形神超越如身在乎雲烟中既經數日取而視之醜惡百出大不清楚於是知先輩不可企及斷念斯技而亦時發之終不能已益狩氏爲政亦既尚矣及至探幽亦復一變風靡海內滔滔不反三四十年来人稍知厭其淡乃學於漢商寓于崎者自以爲華矣然視其所爲翁翁穠穠如醜女凝粧自無姿態驟見

可悅厭心忽生吾未知與夫狩氏果有是非
要之猶走者以百步而笑五十步耳大抵世
畫史徒知徇流俗所好猶何氣韻之問如欲
一洗斯陋習無如退而讀書也

袁中郎論趣之最上乘固自家言矣至其曰今
之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於是辨說書畫涉
獵古董以為清寄意玄虛脫跡塵紛以為遠
又其下則如蘓州燒香煮茶者此等皆趣之
皮毛也何關神情則知其俗習之弊與今日

同世言趣者能解此意自至乎高遠之域矣

匡正錄終

安永丙申之秋刻于家塾



本町三十目

江戸 西村 源 六

書林

堀川通錦上町

京都 西村市良右衛門

